

妫川作家精品文丛

TONG YAO NIAN DAI

许青山
——
著

童谣年代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《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》

《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》

童谣年代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



中国儿童文学名家名作 | 童谣年代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童谣年代 / 许青山著. — 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
2023.12

ISBN 978-7-5702-3249-9

I. ①童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(2023)第 138956 号

童谣年代

TONG YAO NIAN DAI

责任编辑：王洪智

责任校对：毛季慧

封面设计：成就图书

责任印制：邱莉 胡丽平

出版：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：430070

发行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：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：8.25

版次：2023 年 12 月第 1 版 202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165 千字

定价：5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7—87679308 87679310）

（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）

序·心中的石榴又红了

林遥

我们八〇后这代人，在校读书时，网络还没大面积普及，吸引我们的是游戏厅和台球桌，以及书摊上各种各样的盗版小说。我们外出求学，有了学校的图书馆，才得以接触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，也从那时起，我们开始对生活充满热情，对未来充满憧憬，喜欢写些文字，或诗或文或小说，彼此或聚或散，然后评论、辩论，谈理想、谈追求。后来，我们拥有了一个看起来挺时髦的称呼：“文学青年”。

不过那个年代，做“文学青年”似乎也是件挺普通的事儿，写上几句诗，或者写点散文什么的，谈不上深度，却足够伤春悲秋，谁也不觉得太难，如果有了点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字，就会到处投。从学校的黑板报出发，到校园刊物，以至各种报刊，不过绝大部分都留在日记或者书信里。年轻人真正发表作品的并不多，如果真的有人将文字堂而皇之地登出来，那么这种白纸黑字带来的兴奋，足以让周围人为你喝

彩。等到后来博客和 QQ 空间的出现，更成为我们那代人共同的记忆。

我们这些小镇文学青年中，许青山最早将自己名字印在了报章上。

许青山的名字男性化，本人却是女孩子，聪明端庄，眉目清秀，无论何时都很有精神的样子，笑起来清清爽爽。我们同岁同届，人生轨迹也相似，不过许青山读书时是“学霸”，我是“学渣”，虽然在文章中，她常常为自己没读高中，转而选择中专而懊恼，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懂，好中专的录取分数远高于重点高中的录取线。学霸、漂亮、文学青年……这三个标签汇集到二十岁的许青山身上，足以让她在世纪之交的文学浪潮里，开拓出一方属于她的天地，但是许青山没有循着这条道路前行，转而成了一名税务干部。

我曾经很惋惜，说，如果她当时一心扑在写作上，或许早已在文坛上头角峥嵘了。许青山依旧清爽地笑，说：“我写得太少了。”“写得少不是写得不好。”我反驳。我是戏言，只因我看到许青山眼中的光芒一直明亮纯净，清醒又坚定，文字是她观察世界的孔径，更是她呵护内心的人生底色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北京北部小城延庆，天空蔚蓝，道路狭窄，城里还残留着明代留下的一段城墙。行政区划归属于北京市，现代化在这座小城方兴未艾，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，年轻人已经眺望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，青春梦虽斑斓，却依然要面对无法把握的现实，许青山的选择，简单纯粹又自然而然。

二〇〇二年,《延庆报》的副刊“妫川广场”开辟了一个小栏目,叫作“文学新秀”,在第七期推荐的就是许青山。栏目中刊登了她的一篇文章《留待无花果满枝》,文中说:“春天是花的盛会,一如成为世上最美的新娘,是少女含羞的梦想;春天是花的未来,果的未来,那是花孕育了一个季节的希望。”她在简介中写道:“最大的梦想是工作之余,成为一个像席慕容那样的作家,热爱诗歌更热爱生活。”

许青山对待生活永远充满着憧憬和期待,即使在这个蓬勃旺盛的消费社会,文学已经褪去了神圣的外衣,一切都变得世俗庸常,万象迷离,她依然愿意以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文字,书写自己的爱与哀愁。老作家孟广臣先生曾在《吾土文心——延庆文学六十年杂忆》中特别评价许青山的散文:“她的散文,有的写景抒情,有的写人叙事……古今结合,情景交融,既有艺术性,又有思想性,既有自然美,又有历史沧桑感……”

曾经有段时间,许青山疏离了文字,因为生活的压力,往往会让自身的追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单纯,麻木的忙碌中,也会使人失去对人生最敏锐的感受,不过兜兜转转中,许青山又重新回归,她记述日子一天天地流淌,打捞记忆的碎片,结构成为属于她的“童谣年代”。

对故乡的追寻,我远不如许青山。我童年的村庄和许青山童年的村庄相邻,那里曾是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,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回忆,现在我发现,这份回忆居然都流淌在许青山笔下的文字里,小的时候涉水摸鱼、采摘野果、野地疯

跑，与众多野物做伴……曾经的过往，今日早已绝迹，仿佛前尘旧事，让人伤怀。时代的步伐不停，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中，为文字者，我们所能做的，仅是以自己的笔守护故乡的最后时光，在自己能够回忆时，记录下这些幼时的“童谣”来，在繁盛的都市里哼唱。

郑振铎晚年住在北京景山东北麓的一所院落里。文化人有自己的爱好，郑振铎喜欢莳花弄草，院子里栽满了桃李杏梅松竹兰，但他最偏爱的是两株石榴树。郑振铎会在果实还没长大前，挑几个大的，在上面用小刀一个一个刻上家里孩子，还有左邻右舍孩子的名字，当石榴一颗颗变红变大，他会在一个星期天把孩子们都约过来，按照石榴上刻的名字把糖果一起分给大家。孩子们当然是很高兴的，就把这一天叫作“石榴节”。其中有个小孩叫作郑尔康，长大写了本书，就叫作《石榴又红了——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》。

我读着许青山的文字，想起了书里的小院，想起了那一树的红石榴。“童谣”是孩子童真时节最快乐的回忆，也永远是医治伤痛的良药，当我们长大之后，在尘俗间挣扎，面对未来，每每心痛无奈之际，忆起儿时的“童谣”，我想这份温馨将会历历如画，驱散心中的乌云。

一本书让我又见红石榴，更见许青山红宝石般的心。

目 录

悠悠我思

丢掉的二十年 / 003

疯三爷 / 016

杏花的纷落 / 029

半个月亮升上来 / 043

踏月归来打柴人 / 054

烛光辉映寸草心 / 063

学贵得师 / 070

春风育桃李 / 075

匆匆岁月

第一排 / 081

童谣年代 / 089

隐形的翅膀 / 096

故园草木长 / 101

- 蜻 蜓 / 109
盛夏里的秋意 / 114
童年之味 / 119
如果玩具有生命 / 123
女孩天生爱美丽 / 127
远去的水井 / 131
歌声引路 / 135
舞秋风 / 139
银杏飘黄 / 145

依依乡情

- 枫红稻谷香 / 153
古寺听书 / 164
幽谷秘境 / 172
林荫路 / 178
信仰之光 / 184
甜 蜜 / 190
水墨石峡 / 195
一个人与一座城 / 199
长城脚下过大年 / 203

蓼蓼者莪

- 蜗牛牵我去散步 / 209
御风而行的时光 / 226

悦读一刻 / 235

纸短情长二十年 / 243

做自己的法里亚 / 247

后 记 / 253

悠悠我思

丢掉的二十年

—

推开老温家门的一刹那，我有点茫然。

老温和我不在一个区县，认识很多年，去他家是第一次。

在我的想象中，他的家或是北欧极简——纯白的家具，地板、桌面、衣柜光洁得仿佛能照出人影；或是中式古典——成套的明式家具，祥云堆叠的装饰。

实际上他的家跟普通人家一样，干净整洁规矩。错位的是我，预期与现实产生了偏差。

推开屋门，右手墙上是宜家的收纳洞洞板，挂着零散物品，左手是纯白铁艺收纳置物架，置物架的每一排都放着两个透明塑料收纳盒——有的半空，有的全满——显然每个收纳盒固定盛放某一类物品。从客厅抬眼望去，大幅的半落地玻璃窗，宽飘窗，上面放着半米高的白瓷毛主席像摆件，窗台左边是一个微型缝纫机。客厅被右侧通往卧室的过道自然

分成两个区域，靠门的一边是餐厅区，白墙对着左侧的玻璃餐桌，桌上只有一套景德镇青花茶具。靠窗的一边是客厅区，右侧是深胡桃色雕花罗汉床，左侧是半墙开放式深胡桃色书柜。书柜的每层都满满当当地放着两排书，内侧的书竖放，外侧的书横放，最大程度用足空间，同时确保让人看清每本书书脊上的书名。多数书都很旧，纸张泛黄。每层书柜放置不同类型的书，京剧、乐谱、古典文学、现代文学等类型的书各有区域。书柜中间镂空处嵌入一台电视，盖着白色绣花罩布，书柜上有一套小巧的泥塑样板戏人物、两盏样式不同的铁路信号灯、一张他的照片、一张他父母的合影。

房间中西古今合璧，却毫无违和感，如同今日的北京城，舒展襟怀，包容新旧，却自有性格：穿高跟鞋西服套装的职场精英与着旗袍盘头发的温婉美女，彼此漠然地擦肩而过；销售百货杂物的邻家小商店、旧式经营的古玩店与炫彩转灯的造型设计室、客人寥寥无几盈利吓人的整形美容医院，在同一条街上各自演绎自己的四时物候。

其实老温的家也宛如他这个人，热爱京剧和传统文学，并没有影响他成为成功的连锁企业运营经理人，两种不同的灵魂在他的身体里和谐共生，根据环境，随时进行无缝切换。

他的家唯一符合我的想象之处，是近乎洁癖的干净。每本书、每样物品看似随意，实则安放妥帖，木纹地板纤尘不染，厨房的墙壁和厨具洁净发亮，玻璃上没有一丁点污渍、一丝手印，澄净透明，阳光照进，光线里竟没有灰尘跃动。

我在他的书柜前浏览，却没有发现他曾夸耀的全套“样

板戏”演出总谱，想必珍若拱璧，压在了箱子底。最打眼处，却是十二册一套的《红楼梦》，边缘磨损严重，留下主人常阅的痕迹。书已快翻烂，封皮依然干净素雅，却仿佛并不怎样珍惜，两三本随便摊在书柜上。

我拿起柜子上摆放的照片。这是老温的戏曲艺术照，应是几年前照的，比现在瘦，更显帅气，反串花旦，浓眉如黛，红唇皓齿，目光深邃清亮，皮肤白皙得像花旦的长水袖。

“京剧里的衣服真逗，那么长的袖子多碍事啊。”我窃笑。

“这叫水袖，用处大了，京剧里要专门练水袖功，通过抖袖、翻袖、掷袖这些动作，传递人物的感情。搭配动作特别好看。”他从卧室里拿出一件特殊的白色衣服，衣服很短，仅盖住肩膀，袖子很长，每只袖子大约有一米五长。他将这件奇怪的衣服穿在身上，唱“我只得放大胆四处找寻”，然后身体下蹲再站起，双脚前后变换位置，双手大开大合，伴随水袖舞动。这一刻，水袖就是薛湘灵焦急跃动的一颗心。

“好！”身边懂京剧的朋友鼓掌喝好，问：“你天天在练吗？”

“练啊！不练怎么行？我特地做这件水袖，就是为了练功用。”

“你做的？”我惊讶他竟然能够熟练使用缝纫机。我印象里，这种物件在家庭生活中消失已久。

“当然，缝纫机好用。”

我拉过白绸长袖，看见针脚平直细密。

二

老温是我朋友的朋友，结识于一次饭局。满桌人我只跟他不熟，貌似他也只对我陌生。那天因为加班去得晚，我到的时候，他正在唱京剧。《红灯记》听了个尾音，然后开始《盗御马》《贵妃醉酒》……曲调婉转，仿佛要把嗓子拗断，却每个字都让人听得清清楚楚。大家都在鼓掌、叫好、打拍子。

酒至微醺，正是开怀之时。

他唱得高兴，离开座位连唱带演，口中行腔，身上的每个动作却都干净利落。我不懂京剧，只约略知道京剧有“四功五法”之说，即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“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”。我囫圇猜着唱词，多少理解了剧情，顿时觉得小伙子老帅了。

我悄悄问朋友：“头回在酒桌上听唱京剧的，你们真会玩儿。”

喝了酒，自然而然调高了音量，背后的议论被老温听了去。他哂笑：“这可不能叫玩儿，京剧就是几百年前的流行音乐，不过，你信不信，等现在很多流行歌曲都没人知道的时候，京剧依然还能留下来，没别的，这里面有中国的文化烙印。”

后来，我跟他熟悉了，他告诉我，他喜欢京剧始于初中，偶然听了场《红灯记》，然后狂迷上了样板戏。为了凑齐所有

样板戏的京剧总谱，老温一次次去潘家园淘书，几年间，居然真的凑齐了。

再后来，他开始痴迷京剧，沉浸其中，废寝忘食，有点“疯魔”的劲儿。

那天吃完饭，大家去唱歌，他邀请我一起去，说让我听听他一个人用京剧碾压一桌人的流行歌曲：“每回他们都不服，这次你当个裁判。”

我推说有事，他很遗憾，约定下次。

我当然不会告诉他，自己五音不全，一首不会唱，搅局第一名，只要开口必清场，效果绝佳；自己根本听不出来音准，更不懂京剧，谈何裁判？我更加不会告诉他，他这种人，正是我羡慕嫉妒恨的对象。

三

京剧是以声音为招牌的曲种，有个好嗓子是老天爷赏饭，但我没有想到喜欢京剧的老温，阅读量也是惊人。

夏末的一天，我去找朋友，让他帮我指点一篇练笔的小说，偏巧老温也在。

朋友在电脑上逐段给我点评，老温拿着一本文学期刊过来，对我说：“你这小说太散，而且里面的人物，有的出现一次，就跟故事没关系了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小说里的人物都应该有用，可以草蛇灰线，伏脉千里，但是首先还是要让人物发挥作用，好比京剧《锁麟囊》，梅香起调和作用，一问一